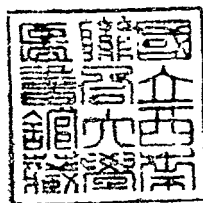


中興鼓吹

著 前 盧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序

中國史料叢刊

盧冀野先生以所著「中興鼓吹」見示，翻閱一過，覺其愛國情緒，橫溢紙上。昔人謂長短句只宜於淺斟低唱，使聞冀野之說：「花間綺語，徒然喪志；後來柳賀，搔首弄姿」，當必面赤而心折。況當茲山河震撼之秋，吾民族方與暴寇作生死存亡之鬥爭，而精神動員，文人負責最重。豈宜再有一流連光景，兒女相思」之作！是冀野以「中興」名其集，不特爲現時所需要，亦全國作家所應爾。吾於是乃不得不有所言。近代民族運動之興起，類皆以文藝爲其前鋒，史例繁賾，毋勞瑣舉。（參閱劍橋近代史「民族運動」各章）祇就吾國而論，南渡而後，始生辛陸，明社已墟，乃有顧黃。蓋民族存亡之感覺，以文藝家爲最銳敏，最深切。「興亡責在」，使不得不大聲疾呼，以求盡其在我，而獲心之所安。初固未嘗計

及一生之顛連困頓，危疑侵襲也。是以元清入主中夏，雖暫時取得國家之政權，而終不能搖撼吾民族之正氣；且輾轉融服於此正氣之下。輓近作家有驚爲階級之說者，消蝕國力，腐散人心，文藝家在民族復興運動中所負神聖之使命，幾若荒肆陳物，無復顧及。迨九一八以後，其風漸變，蘆溝橋事起，敵寇兇殘之行，既已震駭世界，認爲人類文化之大劫。而我國民更一致奮起，誓與梵達主義者（Vandalism）相周旋，文藝作家其亦可以覺醒自肩其歷史上不可逃避之使命耶？吾觀冀野之作，曾不自覺其感慨之深而企望之切也。文學之道，正如冀野所言：「真誠」二字足以盡之，蓋必對事物有正確之認識，而後有真誠之言論，不誠則無物，對己不忠，遑論格人。世有處此民族存亡大變之今日，未能體認自身之任務，仍作無病呻吟者，吾請熟讀冀野之書。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吳興陳立夫序於漢皋。

題語

歐陽漸 竟無

詞作蘇辛體，句硬而難醑，語熟而難新，何也？硬句以鬱極出之，又無不醑，熟語而現前用之，乃無不新，何也？不真不誠，不能動人，真誠所至，攸往咸宜也。然則能詞不必限於詞，亦不必限於詞客歟？盧君「鼓吹」悲憤雄豪，心念國恥未雪，詞唯「蘇辛體」乃足興起，吾知其已得驪珠矣。而不知其詞境若何？雖然，吾不知詞，吾謂能詞者，必若是也已。

昔有一羣人，深夜度曠野，行經淡泊路，懼曠野鬼出祟，衣毛悉豎，舉身顛動，不堪步，中有一人大聲疾呼：「大膽向前去！」一羣人應聲氣作，皆大聲疾呼，且行且號，須臾出險。憶昔少時與友扃試院，交卷至門，不得行，乃聚六七十人齊聲疾捶扉，聞者應聲至，簫啓，蜂擁出門矣。誦楞嚴咒一聲：「迦吒補丹那！」而奇臭小

鬼應聲走不及，疾雷裂空，軒沈噩夢者應聲而清醒，得未曾有，臨濟一聲喝到，應聲而三日耳聾，^上追能野心勃勃，光音天一聲響到，應聲而魂悸矢度者三月，自是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冀野「中興鼓吹」意在斯夫！意在斯夫！奇哉詞人，蘇辛自寫其抑鬱不平之氣，冀野方便，即用是鼓吹也。

作蘇辛詞第一要胆大，俯視一切，敢發大言。第二掛書袋子，開口閉口，總是吃現成。第三情摯，一肚子不合時宜，不堪久鬱，不管是非，噴薄而出之，河山沈痛，身世蒼茫，又在三者之外。冀野能詞，已於初一桄得三昧矣。

予過時失學，不能文，不敢強作解人。國家多難，鬼域罔極，他日曾言，安得夏聲警狂溺，然愧不能，亦不暇。今龍榆生爲夏聲主，盧冀野大鼓大吹，不可謂國無人，望不易副。

昔者南宋之有聲也，朱晦菴張敬夫以誠意正心之學鳴，而辛稼軒劉改之諸

人則一倚聲於詞。予致力內學，猶晦庵等。復與冀野榆生周旋，非稼軒堂上有朱張迹耶？而冀野「鼓吹」，遂欲強予饒舌，豈知予乃不能。雖然，誰似東坡老，能詞能詩能文能書畫能政事，却復參澈禪心，出語可人意耶！天下無成人，合一材一藝之多身，作多材多藝之一身。庶幾哉，五明大菩薩三十二應身也。吾於冀野「鼓吹」，亦勉以周旋之意而已矣。

潘式伯鷹

往遼瀋變作，失地四省，舉國囂然。謀所以救國無不至，士大夫乃有標榜國難文學者。余讀其辭，類輯錄南宋晚明忠義士抗節臨命之作，意輒有憾，非謂其不足於忠烈之氣，惡其爲亡國音也！國家今雖危辱，然負地猶東至海，西極於崑崙。英傑之士，繼前軌，納新流，鷹揚鳳起，上下一心，以光禹域。下焉者猶當列於夏康周宣，何宋明之足數哉！中興之音，充沛而雄，聞之者懦夫有立志，彼哀以思者不得比。顧余獨未聞有人焉，震發高歌，此其所以爲憾者也。金陵盧冀野出樂府一帙，余讀之躍起曰：在斯矣！遂題之爲「中興鼓吹」。桐城姚氏不云乎？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其文如霆，如電，如奔騏驎，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嗚呼，知此者，可與讀盧子之歌！

龍沐勛 榆生

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於斯三者何居？願以質諸冀野。曩與冀野共事暨南，值淞滬戰後，外侮日亟，國勢阽危，思以激揚蹈厲之音振聾瞶，期挽頽波於萬一。乃相與鼓吹「蘇辛詞派」，以爲生丁衰亂之秋，不見怨悱之言，是謂尸居餘氣。悲憤之音作，相感相應，旁薄充盈乎宇宙間，浩乎沛然而莫之能禦！撥亂世而反之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予旣轉徙嶺南，冀野危絃獨撫，逾年相見，所積遂多。題曰「中興鼓吹」，將以鼓吹中興之業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聲音之道恆與政通。有心哉若人！予亦餘勇可賈矣！

任 訥 中敏

五萬萬人中讀詞有感者，充其量萬之一。感而歎，歎而已者，千萬人。感而憤，憤而待者，千百人。感而憤，憤而作者，三五人耳。雖然，三五人作，而千百人應，千萬人從，斯可以中興矣！於是冀野鼓吹！

林庚白 衆難

辛劉雅健，姜張清快，殆兼而有之。沾沾以聲學自喜者流，本是晚近詞匠見解，豈足語於吾冀野之鼓吹！

陳匪石 小樹

陳同甫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其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劉後邨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詞嚴義正，上比春秋，而前乎此者，岳武穆滿江紅云：「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義憤填膺，目無強虜。使建炎紹興間，人人皆武穆，則中原早復，弱宋無譏。陳劉之詞，可以無作矣！今者蠻夷猾夏，九縣騷馳，凡爲含生負氣之倫，咸抱敵愾同仇之志。無待同甫目穿，後邨口苦，其言其行，皆與武穆合符。炎黃有靈，安壤可必！盧子冀野「中興鼓吹」，此物此志也。余受而讀之，爲滿江紅，水調歌頭，木蘭花慢，

賀新郎，沁園春，水龍吟，太常引，鷓鴣天，點絳脣，摸魚子，破陣子，百字令，西江月，減字木蘭花，滿庭芳，諸作，乾坤正氣，大漢天聲，噴薄而出，恰如人人所欲言！且寧顯毋隱，寧樸毋華，井水能歌，老嫗都解。方之於詩，風也，非雅也。方之於樂，饒歌也，非房中也。而冀野謙讓未皇曰：「雄風託，莫嫌才弱，將我手，寫余心。」嗚呼，冀野之手，四萬萬人之心也。風已雄矣，才何弱乎？讀此集者，如徒於「休將流水勸栖鴉，明日兩天涯。」「東風日日吹青草，未到清明已斷魂。」賞其幽咽！「舊時圖畫，倒影寒潭下。」「十里晴波，水上風來爽氣多。」稱其雋永！或於「一望中應惜西湖好，不作開天亂後看。」「艇子搖來，始覺江南大可哀。」及鷓鴣天第一首，謁金門，鵲踏枝，諸闋，以爲直逼稼軒，則仍囿於論詞之常談，而未達「天下興亡，匹夫責在」之大義也！至冀野以詞曲鳴當世，謹守聲律，尺寸不踰。而此集若不甚厝意者，實以鼓吹名篇，異於樂章題集。今日而言，豈同曩時！

已於沁園春自揭之矣。

酈承銓 衡叔

愚自癸酉以還，北之燕都，登景山弔明莊烈帝殉國處。東之青丘，望田橫海上之居。南之思明，訪鄭延平百戰之所。胸中抑塞磊落之意，未嘗不旦夕耿耿，思發之於詩歌，顧未暇以爲耳。丙子歲暮歸省，期吾友盧冀野於滬濱，不值，入都，懷甯潘伯鷹郵致文一首，則爲冀野作「中興鼓吹」序也。而冀野亦走訪愚，探懷出全稿，所謂「誰知不世淒涼事，又到眼前來」者，祇重予人間何世之感！雖然，抗聲誦一過，覺向之撐拄吾肝腸而不能自舒者，冀野已爲我吐之矣。烏乎！祖生遂先着鞭，吾黨其可不興起乎！大除前二夕，會冀野及任中敏，臺靜農於秦淮酒肆，轟飲大醉。明日晨起，再取讀，因書其後。

許凝生

夢寐盧公今始逢，雄譚落落氣橫胸。
看花舊事空長歎，脫手新詞壓塞烽。
坐憶淞濱更百戰，暫來湖壩共千鍾。
書生報國無奇策，同矢堅貞雪後松。

李冰若

七寶樓臺炫目迷，田荒玉老費東菑。
誰將慷慨幽并調，淨洗纏綿兒女詞。
新意境，舊文辭，心兵百鍊出雄奇。
憑君高唱中興樂，鼓吹光華復旦時。
鷓鴣天

江絮生

多難興邦，餘一士吟哦未歇。
憂患緊感君椽筆，鼓吹忠烈。
躍馬龍城飛漢將，喧天
天艇隊穿雲月。要男兒箇箇樂從軍，笳聲切。

慈母淚，征衣雪。兒女訊，音塵

滅。拚裹屍委骨，水涯山缺。
平等鐘摧侵略夢，自由花灑仇讎血。
聽朱顏裙屐唱

收京，春城闕！

滿江紅
和岳忠武韻

中興鼓吹卷二

盧 前 翼野

中興樂 代序

漸覺摩胸劍氣沉。問誰肯作狂吟。辛劉語，冷落到而今。
新詞鼓吹中興樂。
雄風託莫嫌才弱。將我手，寫余心。

汪辟疆云：「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人境廬語也。拈來恰合。」唐圭璋云：「迦陵雲起以次，分鼎三足。」林庚白云：「將我手，寫余心，乃真實情感，毋嫌才弱！」

滿江紅 送往古北口者

如此乾坤，當慷慨悲歌以死。君不見胡塵滿目，殘山賸水。萬里投荒關塞黑，幾家子弟揮戈起。問江淮若箇是男兒，無餘子。
且按劍，從新誓。豈肯灑英雄淚。縱天乎亡我，死而已矣。叱咤風雲驚四海，憑君一洗彌天恥。細思量三十九

年前傷心事。(甲午去今且四十年矣)

汪辟疆云：「起句勃鬱，真慷慨悲歌也！」又云：「神肖龍洲。」繆荃孫云：「萬里二語頗壯。」

勗受軍訓諸生

一息尙存，應未忘匹夫之責。天下事危如累卵，萬千苦厄，患難迫人，當大任，鞠躬盡瘁，吾何惜？看中吳當日小周郎，匡時策。盡汝力，完天職。心不死，血終熱。念江山信美，舊時蹤跡。嘗胆臥薪師句踐，冲天奮翼憐蕭特。(烈士美利堅人爲我赴義死)補金甌，誓我十年期，書諸褶。

唐圭璋云：「以蕭特對句踐，亦奇特。昔人言入詞材料須有限制，故詞境終狹。今天開詞運，使冀野俯拾大塊文章，盡收入詞，無怪乎汪洋恣肆，不可得其端倪也！」

告大刀

刀汝寧忘，古北口舊時威力。人盡說青龍十八，能摧強敵，奮勇不知身近遠，一

揮。已。見。羶。腥。碧。誓。相。期。還。我。好。山。河。驅。鋒。鏑。
纔轉眼，成陳迹。從此後，無消息。竟坐令英名廢於一日。誰使回頭還自殺，然其煮豆鍋中泣。汝原知枝葉本根同，煎何急！

繆彥威云：「後闕一氣旋折。」

敬次岳忠武黃鶴樓詞韻

眼底全非，嗟何處舊時城郭。更難忘水深火熱，五年耽閣。山海關前風雪湧，石頭城裏弦歌作。待憑誰收復好江山，鋤元惡？
有張禹，無霜鶚。有伊尹，藏巖壑。任分崩離析，疆圻荒落。天使吾徒空碌碌，緇塵歷盡還京洛。看拋家遊子不能歸，遼陽鶴。

讀史有感再次前韻

唐室中興，吾長念當年李郭。眼前惟包羞降虜，懷慚投閣。將相雄才當世少，乾

坤正氣憑誰作。笑談間。鞞鼓早收京。除姦惡。吾勇士，拚鋒鏑。吾志士，在溝壑。願疾呼而起，敵心驚落。安史紇藩何足懼，王師早已陳河洛。豈貪圖十萬繫腰錢，揚州鶴。

水調歌頭

君左集民族英雄故事勵士氣

說與諸年少，涕淚莫滂沱。吳山立馬相待，劍影共婆娑。千古英靈不昧，一點丹心不滅，前進莫延俄。不見梅花嶺，俠骨九原多。惟壯士，弔雄鬼，更高歌。指劉侯樹，擊韓王鼓，收拾舊山河。（此書早所遺故事）留取人間正氣，不負平生師友，一挽魯陽戈。行矣諸年少，頑虜奈吾何。

少年游 與衡叔夜話

記牽麋鹿上蘇臺，游苑委蒿萊。遼鶴東歸，薊雲北望，金鎖竟沉埋！世淒涼事，又到眼前來。燕處燔堂，魚游沸鼎，祇此已堪哀。

誰知不

總評感云：「少年游如此大，韞韞，未曾有也。」林庚白云：「哀感頑豔。」

臨江仙 方密之江天曉霧圖

靄靄山河春欲盡，眼中無復西東。未能收拾苦匆匆。炮莊先托鉢，藥地入天雄。
（密之出家天雄寺，著有藥地炮莊，援釋解莊子）
咫尺畫圖重認取，依然粉碎虛空。
人間恨事古今同。情知落墨處，淚與一般濃。

讀劍南詩稿

一髮青山愁萬種，干戈尙滿南東。幾時纔見九州同。縱空世事，世事豈成空。
胡馬窺江陳組練，有人虎帳從容。王師江上鎮相逢。九原翁應恨，世上少英雄。

浣溪沙 一月二十九日

夜半傳聞調戍兵，居然不與結城盟。前頭聞北已分明。
砲火沸騰羣衆血，

槍聲激動萬家情。仰天一笑淚從橫。

三月三日

叩馬書生語若何。東窗細雨晚來多。我師昨夜渡瀏河。

四盡到頭知不取。

六如破膽已成和。南天關險好經過。

木蘭花慢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寇猝至崑山。由三江口薄東關，邑令堅

守，寇不得逞。轉攻西關，垂破矣。忽有一老父進曰：以沸桐油從月城隙下之，可擒。如其言，果大破賊。其後有過卜將軍祠者，睨其像，則西關老父也。案卜名珍，字文超，唐時西河人。今年四月，余來游，縣長江右彭百川爲言其事，感而詠之。

過關人怪問，此老父是耶非？想生是英豪，死爲雄鬼，不愧神祇。當時事，今未見，但窺江胡馬疾如飛。只道和戎無奈，偷營有計誰奇！書生咄咄淚沾衣。報

國願終運。對山上安亭。震川菴中素座（亭於遺物）墓草離離。知己若逢地
下。說人間近事。更堪悲。約與使君明日。虔誠先拜靈祠。

苗子至偕飲馬回回家詞以贈別

阿黃吾弟畜。一掉臂。出南州。笑同學少年。軒眉怒目。肥馬輕裘。登高處。誰識汝。
祇眼中無物。是曹劉。風景未殊。異代山川。早染新愁。消憂且上酒家樓。好
句弟先酬。待說與村傭。留題素壁。莫便歸休。潛隱。人問我。道近來狂飲。尚如
牛。何事。令吾能喜。除非日落東頭。

唐圭璋云：「海隅有人以下數句，元氣淋漓。」

減字木蘭花 贈劉寶全先一夕聽奏博望坡鼓詞

白頭人在歲晚相逢。風雪外。行理匆匆。烽火年年照海東。
龍爭成絕唱。檀板零丁。又見人間柳敬亭。
長歌博望虎門

唐圭璋云：「『岩中饒淒咽』」

寶全言其亡友莊景周事記之以詞景周別號知非子

譚喉汪齒一部梨園興廢史。白髮歌王爲我從頭述教坊。知非纔住口。四十年來誰識詞壇有霸才。

未慚死友說到

荷葉盃 簾外

簾外霧烟籠月。嗚咽。最是暮潮生。浪花從此暗吞聲。夜夜繞孤城。江面女如許。猶唱後庭花。休將流水勸棲鴉。明日兩天涯。

幾箇隔

林庚白云「傷心人別有懷抱」

江城子 喜中敏北歸之訊

壯夫坐守五羊城。聽笳鳴。定心驚。赤手空拳。誓欲斬長鯨。知有男兒三百兆。年正少。盡雄兵。舳艫江上不分明。鎖初沉。悄邊聲。相見何時。江左始中興。便算文章能報國。應草檄。討蠻荆。

八聲甘州 答君左

任狂風卷雪打窗來，挑燈且呵毫。笑鐵甕城邊，花蹊舊友，吟興偏饒。多少胡園夢景，吹過采蘋橋。不見當年月，照我征袍。

肯向新亭墮淚，把平生感慨，付與兒曹！有歌詞百首，檀板一時敲。譜清商、蘭陵破陣，奏凱旋、羯鼓合簫簫。中興業，亦吾儕事，未許辭勞。

賀新郎 馬客談自海西歸言近事甚悉時亞卑西尼亞方受制於義大利
瀛客歸槎處。莽蒼蒼揚塵滄海，魚龍掀舞。聞道亞卑丸彈地，不受他人駕馭。任墨相眈眈如虎。血食祖宗寧敢忘，果成仁就義誰能侮。衛社稷，安吾土。酒邊初聽堂皇語。獨回頭、幕生感慨，傷心終古。忍辱包羞多少事，事事都成錯認。從此後中原何主？不論豺狼狐兔鼠，競一時馳騁神州路。西望亞，淚如雨。

林庚白云：「唾壺擊破矣！」

雨中花 亞卑西尼亞旣敗聞亞王出走矣

卷土重來知可俟。論勝敗兵家常事。願再整貔貅，一新壁壘，無忘從前誓。亞王誓師之歌曰：我等爲獅王之子孫，今爲戰爭而生存，將碎敵人之尸，今以餽鷹隼。

接厲還教

天下視。豈自餒萬千英氣。應備壺漿，來迎車騎，早報收京喜。

桂殿秋 過虹口

銜落日，炤營門。垂楊十里竟無存。東風日日吹青草，未到清明已斷魂。

唐圭璋云：「短闕，畫出蕪城。」林庚白云：「婉約。」

沁園春 玄武湖晨興東野攜侃兒游

幾日商量，且自拋書，向湖上來。趁拂涼初曉，朝陽未起，飛輪奔走，如挾風雷。第謂晴湖晨遊最好，百畝蓮花，一夜開。出城後，果碧荷滿眼，錦繡千堆。當年我寓南齋，記日日來游，不計回。對雞鳴古寺，欽天廢閣，沉思往事，但覺傷懷。招

手扁舟。一時容與。小飲何妨。借酒盃兒無忘。偷東頭日出。汝莫徘徊。

汪辟疆云：「警語可味。不當以留連風景視之！」

水龍吟 村居悵鬱無以自遣輒和榆生

照人千古清輝。團欒明月中天又。罡風夜半。障虧雲翳。頓蒙塵垢。造物無情。一時馳驟。盡陳芻狗。早然犀看取。泥犁世界。魑與魅。街頭走。誰謂宵長許久。忍須臾。癡魂相守。雄雞唱曉。掃空見日。重逢依舊。祇惜。圓蟾不能留待。晴明時候。剩江山滿眼。荒烟敗草。汝傷心否。

太常引 答榆生

排堦螻蟻敢言兵。二穴尙紛爭。衆志始成城。都不解。江河已傾。欲憑隻手。狂瀾挽起。此願負平生。大鳥止玉庭。何必待。三年後鳴。

鷓鴣天 江小鷗招游靈谷寺遂至孝陵

陵谷千年幾暮鴉。人王佛子兩無家。舊時綠鬢驚華髮，今日紅梅傍菜花。初月上，晚烟斜。眼中老樹尙槎枒。丈夫敢忘功名事，肯向東陵學種瓜。

汪辟疆云：「出世爲大事而來，詞家宜有此氣概！」

喜佛子自西北歸

弱宋強唐仗一關。終南山下卽長安。飛揚跋扈人何在，痛飲狂歌汝已還。燭影盪，酒盃寒。相將今夕更憑闌。望中應惜西湖好，不作開天亂後看。

林庚白云：「必有此等胸襟，然後可以鼓吹中興矣！」

二十四年除夕

換却桃符對一盃。無端悲憤上心來。萬言縱有平戎策，三箭終難奏凱回。爭議論，互疑猜。恩牛怨李費安排。明朝應被滌除盡，莫似今年百事乖。

好事近 二十五年元日

迎歲受新生，迎得一天風雪。不愛雪花飄舞，愛雪光瑩澈。時耿耿，恨難滅。雪恥今年，可待覺此心先熱！

被人羞辱已多。

點絳脣 視繩弟軍中

烈日燒空，柳陰多少閒人語。清涼如許。未忍消停住。雨。通光路。我來視汝。柳葉軒軒舞。

密布濃雲，應作傾天

讀留侯世家

博浪一椎，何嘗欲殺秦皇帝。當初眼裏，祇有韓而已。起。傷心地。徘徊故里。應悔私劉季。

亡命下邳，炎漢因之

雨中過岳墓撫古柏

柏已參天，千年還傍君侯墓。艱難國步，誰向君侯訴。樹。風雷怒。一時大霧。隔斷門前路。

欲乞侯威，下拜精忠

聞綏警書憤

無降將軍，衝冠一怒安吾土。戰旗開處，戰士皆歡舞。
虎堂堂去，吾何懼汝？藐爾穿牆鼠！

慷慨而前，壯氣吞雄。

唐圭璋云：「正氣充沛，足使頑夫廉，懦夫立！」

招西北之魂

一髮江南，笛聲吹老愁懷抱。柳絲環繞，飛絮知多少。
早百靈廟，運天衰草，塞上風光好。

願汝歸來，願汝歸來。

百靈廟既收復更招東北之魂

鴨綠潮寒，奔流不盡酸辛淚。雄關衣被，尺寸傷心地。
矣。沉沉睡，白山黑水，我欲呼之起。

一別遼陽，五度春秋。

讀徽音記憶詩，極幽婉之致，以爲與白石同趣也。以詞譜之。

花外星繁，商弦斷續。新涼夜。野荷月大，誰共秋來話。
袂空牽，挂舊時圖畫。倒影寒潭下。

沐髮湖風吹皺魚鱗

汪辟疆云：「視原詩爲勝。」林庚白云：「野荷二句，此真雋語矣。」

謁金門 爲蒙古少年格君作

歸不得，歸也可。可知何日草底牛羊。關月黑，東風吹夢隔。
見舊時相識。拍徧闌干寒惻惻。天涯腸斷客。

見說浮雲西北不

汪辟疆云：「淒婉可誦，所謂有惻惻不甘之情也！」

沁園春 論詞示夢野

弟學詞乎，今日而言，豈同曩時。算花間綺語，徒然喪志；後來柳賀，搔首弄姿。歎
老嗟貧，流連光景，孤負如椽筆。一枝自南渡，始天生平陸。大放厥辭。於戲
逝者如斯，念轉益多師。吾所師，便白石揚州，遺山并水。豪情逸興，併作雄奇天

下興亡，匹夫責在我輩文章。信有之。如何可爲他人抒寫兒女相思。

汪辟疆云：「此詞一氣舒卷，極摧陷廓清之力，詞家正法眼藏也。今日以文章報國者，尤宜知之。」又云：「此偶家旁摩他路也。十方微塵，國土衆生，宜合掌承聽，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又云：「中興鼓吹二卷，確能副其所論，正佛家不打誑語也。」

伯鷹投詩有血戰文壇亦一奇之語，因廣其意以報。

欲問東坡人海一身其何可藏。想平生抱負，使君與操，幾親戎馬，猶復登壇氣奪三軍，才吞五嶽，豈惜譏彈盛孝章，凌雲筆如萬流奔赴，推倒瞿唐。古人莫笑余狂，看舊日文場今戰場，便揮毫掃蕩已成鬥士，或誹李杜，或薄蘇黃，直廢周秦，無論漢魏，不是三儕孰主張。三千載祇精靈未泯，尙吐光芒。

汪辟疆云：「嶽嶽之氣，熊熊之光，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在今日萎靡文壇，正宜有此清涼散，幸勿以大言少之。」林庚白云：「前後兩作，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采桑子 立春

纔從霽後消寒意，不見昏鴉。只見梅花。漸見衰楊發嫩芽。
立過盡風沙。料理生涯。便覺春光到我家。

何須袖手窗前

林庚白云：「似易安小令。」

摸魚子 題文督部總筆家書後

是何人爪痕如此，斑斑淚也還。血雖然和墨，無多語，落筆盡成。嗚咽。心似鐵，情
怎絕。所難忠孝俱無缺。國讎未滅，祇飲恨，吞聲與城共命。先不負臣節。揚
州路，剩有梅花勝雪。登臨多少詞客。縱教解得，萋弘碧，誰識滿懷芳烈。空悲切。
東廠獄。恩師當日下甯說。千回百折。讓一紙流傳，相逢異世，催我羽音發！

繆彥威云：「此首頗沈着。」

臨江詞 三月十日示倪兒

阿侃今弱都十歲，驚心我入中年。堂前老母笑而言，當時兒性劣，最是小婆憐。兒亦有兒，還肖父，願他比父，猶賢。文章不值一文錢，父書兒莫讀，汝祖已云然。（先君「南樓雜詠」有「生子當如李亞子，胡爲亦讀乃翁書」之句。）

阿侃何知天下事，已如不繫之船。做人今後勇爲先，艱難容百忍，擔負仗雙肩。紙上談兵終可笑，成功豈在多言。休嫌赤手與空拳，從來窮則變，立志要能堅。

減字木蘭花 朱錦江畫大明湖寒模屢題其上

鐵公祠在。一角斜陽煙柳外。十里晴波。水上風來，爽氣多。

昔年憑軾。對此

明湖無箇字。寫入丹青。閱盡興亡歷下亭。

婆羅門引 喜黃紹庭至

載書入峽，重陽時節到成都。七年一夢還如。難得茅苔村酒，能飲幾盃無？記浣

花溪上，萬里橋隅。歸來就居。二三子，信音疏。今日敲門過我，把酒歡呼。追尋往跡，一笑何事。先生未蓄鬚。『天有意，不老吾徒！』（予年二十三始蓄須，南歸以後，雖之不復鬚髯者久矣。）

林庚白云：「語妙天倪。」

得慶光蘭州詩知歸有日矣

振衣獨住，隆冬初過定西城。長安回首須驚。遇着一天風雪，冰凍大河橫。動晚來畫角，四面商聲。最難此情。壁間句，意分明。不是陽春有脚，歸夢何成！屋梁月色，換一曲甘州調，可聽留尊酒，相待新亭。

南鄉子 鏡中見白髮

秋葉漸凋零。每望春華感不勝。冷眼看人青鏡在，分明。白了青青又幾莖。意氣總難平。但覺詩書誤半生。已是中年應割斷，柔情。莫效衰翁歎老聲。

鷓鴣天 出門

十字街頭立足難。出門未覺世塗寬。去留不盡躊躇苦，左右都成罪惡觀。荆棘裏，豈能安。明知艱險一盤桓。男兒要有剛強氣，肯便隨人掉首還。

林庚白云：「只七字勝人千首。」

村居作似冰若

世局如碁自在看。懷中有劍不須彈。能爲狂士終豪傑，豈必才人是達官。傾濁酒，坐蒲團。布袍大袖本來寬。十年嘗徧江湖味，縱使無魚亦可餐。

繆彥威云：「神似稼軒。」

講席示朱輻

春意於今透幾分。相看猶喜得閑身。賞心花事騰騰裏，滿眼風光日日新。詩思澀，酒盃勤。少年龍馬是精神。字書到底無難字，纔覺拿翁最可人。

黃達雲駐防徐海招游軍幕賦以爲報

高峙彭城戲馬臺。當時策杖幾徘徊。也知劉備饒英氣，未許曹瞞說霸才。成與敗，等塵埃。門前芳草有餘哀。四年尙想徐州道，更爲將軍我一來。

北湖偕黃達雲游

北面鍾山一髮青。綠楊迴抱古臺城。湖山合有英雄氣，林木時聞剝啄聲。春夢遠，暮潮生。踏歌堤上女郎行。休將玉樹南朝曲，唱與潭州宿將聽。

林庚白云：「稼軒之情，淮海之筆。」

贈羅小梅寄梅子也

壯歲還如葉滿枝。新苞含蕊是兒時。前頭纔有青青意，轉眼頓成裊裊絲。橋下柳，試思之。小梅猶復嫩芽姿。東塗西抹都奇趣，一箇羅家小畫師。

林庚白云：「絕妙好辭。」

破陣子 寄達雲軍中

羊海衛前破敵，夜壺陣裏奇兵。說到南塘當日事，絕似潭州古北營。橫戈馬上行。（感繼光止止詩有云：一堂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又是二年過了，幾時纔出長城。蟻聚蜂屯關塞黑，緩帶將軍涕泗橫。可憐壯士情！（達雲戍南天門詩云：南天久戍寂無聲，此夜聊枚襲敵營。壯士可能收古北，莫教殘敵度長城。）

水調歌頭 右任先生今年六十，中國公學諸生稱觴以祝。卽席所致辭，語

至可咏。爰驟活入詞，俾開闕佳話，流傳久遠，兼寄先生以爲壽。一猶願供鞭策，自視尙如牛。但知耕種，不計春稼與秋收。三十年來飄蕩，幾萬里。行程奔走，辛苦果何求？爲解蒼生困，還我舊神州！聞此語，思奮發，有言倚掀髯。一笑或許年少可同謀。收拾邊氛事了，整頓炎黃家業，未雨待綢繆。異日公稀壽，高會勝棋樓。（樓在莫愁湖上，爲中山王建也。）

中興鼓吹卷二

盧 前 翼野

水調歌頭 七月八日得宛平之警

電訊忽宵至，不覺裂雙眸。信中傳語，殘敵一隊襲盧溝。直北此時危急，火燄已然眉睫，如箭在弦頭。何以消吾恨，不共戴天仇！
鳩所占，狼所噬，鼠還偷。千奇百怪敵貌，鑄鼎總難收。聞道冷齋老子，（宛平縣長王君）願與此橋同命，忠勇足千秋。明日廣安道，我亦有戈矛！

唐圭璋云：「詩可以興觀羣怨，詞爲甚。」

鵲踏枝 讀報知北平危矣

忍與輿圖終日對。指點豐台，猛憶西山翠。除却酸辛無別味。教人北望添顛顚。
衆醒於今憐獨醉。滿地江湖，總是流離淚。鬯好風來分向背。葵花汝有羞。

心未。

林庚白云：「洗痛！」

二十八日喜聞豐台廊坊之捷

聞道豐台收復得。血不零流。洶涌纔今日。炙我驕陽。爐火熱。幾年苦悶。填肝膈。亭午忽然傳信息。日已無光。風捲雲如墨。山雨來時。君應識。從教洗出炎黃色。

西江月 喜收復通縣通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爲賊所據者二十月又三日

久矣不知日月。今朝重睹青天。懸知歡躍我軍前。高舉國旗一面。爭說睡獅醒了。金甌殘缺將全。吼聲震動白山間。收淚出關相見。

唐圭璋云：「忠憤勃鬱，讀之使人神王。」

百字令 弔趙登禹將軍

盧溝橋下，聽一聲口號，衝鋒前去。捲地風沙刀過處，殘敵頭顱飛雨。疆場空闊，仰天大笑，快意哉登禹。男兒死耳，男兒死必如許。一鼓再鼓而前，至於三四，壯氣凌今古！贏得創傷千百孔，爲國開條血路。所恨孤身難兼忠孝，抱憾惟慈母。將軍往矣，問誰踏接君步？

汪辟疆云：「沈鬱頓挫，極似稼軒。有此一詞，趙將軍千古矣。」唐圭璋云：「殘敵句，奇甚。快絕！男兒死耳二句，表出將軍心跡，將軍死應無憾！」

讀馮玉祥悼佟趙辭復爲輓章弔麟閣將軍（將軍亦基督教徒）

備嘗艱苦，在練兵當日，憤然而作。二十六年多少恨，（將軍從戎自民國元年始）只恨吾民溝壑。西來頑寇，鐵蹄所至，無不窮其虐。人間地獄，幾回默誦「新約」。我祝永久和平，我懷博愛，我願先鋤惡，勇士喪元原不忘犧牲以求復活。

上帝鑒余式。憑忠勇與敵還相搏。裏君馬革他時畫像麟閣。

汪辟疆云：「從教義立詞，尤爲得體。」

白健生將軍入京

暴風雨裏忽飛將軍降。共參帷幄並轡聯鑣。皆衛霍試看長城新築。一心一德，
一同一致，勝負吾能卜。羶腥掃盡早中興我民族。聞道手理西南十年生
聚，食足先兵足。雖有鉉基時未至，今日始言恢復。忍辱包胥，豫防亡楚，恥作秦
庭哭。河山還我，事非公等誰屬。

浣溪紗 八月十三日敵復犯我上海

海沸天崩豁積霾。轟然排砲怒如雷。我軍突起敵軍摧。

八字橋頭膽已裂

天通庵口骨揚灰。六年前地一來回。

唐圭璋云：「聲震天地，氣吞驕虜。」

黃浦江上空軍之戰

江。上。艦。徒。號。出。雲。我。軍。纔。是。出。雲。宜。飛。來。飛。往。盡。天。神。

仰視輪機周碧落，

平看日色近黃昏。白青兩翼勇無倫。

滿江紅 丁丑聖誕日感賦

聖德云何？忠與恕聖之綱目。豈有以施於人者，已焉不欲。諸夏狄夷，猶未辨行之。何以尊中國？敢自詡王道侮先師，斯文辱！敢誣蔑，斷章讀。敢假借，冠而沐。試徧尋經籍，勤王相屬。暴虎馮河田也勇，執戈社稷汪疇獨。訂春秋大義，託微言，應三復！

鄺衍叔云：「此詞中擊壤集語也。」

九月七日閩海文死事

蔽日擎雲，君不見中華飛將。冒九死一身當敵，扶搖直上。俛視山河皆我有，萬

年堅壁旌旗壯。是自家臥榻那容人。眠酣暢。閻典史，留榜樣。閻烈士，真好漢。看兩閻忠勇，後先相望。報國志。酬身可死，健兒。豈飲仇讎彈。寫千秋炯炯寸心丹，高聲唱。

唐圭璋云：「有是人，賴有是詞，兩俱不朽。」繆彥威云：「漢彈兩字出韻。」

空軍三勇士 劉粹剛高志航樂以琴也

童婦知名，指天上三條好漢。掃敵處疾如飛，彗萬頭攢看。纔識劉郎豪俊氣，果然百鍊錘爐炭。伴漸離不擊筑而歌，心香瓣。平旦出，綵雲幻。薄暮出，星光燦。祇朝朝暮暮，天河閒泛。還與殷勤，樂正子，自由出沒雲間。雁敵機來一見，膽心寒，回頭竄！

聞張仲老倡老子軍抗倭議

老子婆娑，摩袖底青蛇幾尺。誓不與此仇同列，戴天同立！馬上伏波何翼鏖，廉

頗健飯誰能識。帥吳閫白面勇兒郎，減朝食！倭寇耳，非所敵。大小范，都堪憶。把甲兵十萬，蟠羅胸臆。今日編成常備隊，明年痛飲東京驛。莫羞慚，少壯不如人，新生力。

寶山之役

斗大孤城，竟一日化爲碧血。今又見田橫忠義，張巡節烈。六百士當千萬敵，出生入死，吳淞缺。聽子香奮臂一聲呼，君休怯！彈已盡，槍雖折，頭未斷，心還熱。況此城與我，存亡關切。有我不能寸土失，要知吾土堅如鐵。載姚營他日史書存，歌先發。

林庚白云：「蒼蒼莽莽，氣象萬千。」

斧頌 王禹莊少將言前方巷戰已易刀爲斧所至輒勝余嘗頌大刀之

威於斧亦不可無詞

狹路相逢，問出手燦然何物？依舊似大刀英武，神威無獨斧也。關開新戰線，倭兒見者吞聲哭。但落頭如草不聞聲，堆成簇。前隊上，後相續。仇易盡，心難足。念丈夫本色，包羞忍辱。到此纔酬卅載恨，運斤還羨風來速。是誰家手法，有真傳，真圓熟！

蟹

蟹汝來前，憐汝竟登盤侑酒。聽郭索幾聲河畔，北游南走。祇料橫行空一世，無腸終落他人手。聚燈前坐客享烹鮮，笑開口。肢已裂，顏何醜。螯已斷，聲何有。把火生釜底，汝纔消受。蠢蠢無知甘自侮。多行不義誰之咎。汝知否殷鑑在今朝，酬重九。

詠棉背心

予倩作山歌，有云：拿起線來抽起針，想起我前方作戰人。不繡鴛鴦與蝴蝶，替他作幾件棉背心。又云：一件一件的棉背

心也表愛國一分情。願身化作棉和絮，與我戰士共寒溫。余感其言，詞以詠之。

着意裝棉，手中線針針縫起。聞道是沙場霜重，夜涼如水。儂願化身成，輕絮，寒溫與共。秋風裏，箇兒郎爲國作干城，真英士。我欲問，前方事。知推進，若千里。料禦寒送到，這包衣襟。勇氣益增千百倍，鼓鼙還我山河美。是衣中縫就熱心腸，非棉耳。

唐圭璋云：「末句神來之筆。」繆彥威云：「知推進二語，過質。」

平型關大捷

奏凱平型，明日定靈邱先復。知左翼團河傳檄，頑倭覆沒。況有中軍崢嶸縣在，東平一戰風摧竹。踢扶桑三島海東頭，都沉陸。看捷報，書盈幅。歡笑裏，從頭讀。喜右鋒寧武，雄威相續。指日朔州收拾盡，雁門關外燔倭骨。會王師三路察

綏邊，安然出！

寄佛千東戰線

夜襲來時，小窗外一天明月。聞警報暗中辨識，解除緊急。風露全家餐已飽，流離白了慈親髮。論平生無畏，歷多艱，吾何怯！身在是，心飛越。恥下淚，甘流血。雖萬千人在，吾能往也！鮑叔從知有老母，非期苟免先爲別。且濡毫鼓吹我中華，中興業。

十月五日左崐之建破橋之功

對峙嚴灣，中有水盈盈相隔。聽說敵架橋河上，通東楊宅。爲問連中誰習水，破橋工作誰擔得？曰唯唯。左趙應聲來，承其責。砲火裏，守天黑。潮水漲，前窺測。幸功成容易，岸寬橋窄，從此渡河纔右顧。建奎不幸身遭厄，祇崐之歸後告於人，驚心魄。

謝晉元團附楊瑞符營長共死守閘北據點者八百士

尙有孤軍留最後鮮紅一滴準備着頭顱相抵以吾易敵蘊藻浜前鉦鼓動蘇州河上旌旗色看青天白日自飛揚君應識衆口誦征倭檄望閘北兒童泣問橋頭大廈近來消息萬國衣冠都下拜千秋付與如椽筆記張巡許遠守睢陽今猶昔

汪辟疆云：「事固可歌可泣，詞筆亦慷慨激昂。抗日史宜大書特書者也。」林庚白云：「擲地作金石聲。」

聞達雲已率所部上東戰線矣

佛子書來，謂我友親提勁旅。昨日已陳師東線，氣雄於虎。古北威名天下重，江南殘敵囊中取。待前方捷報到于湖，盃高舉。如痛飲黃龍府，破陣樂添新譜。更招尋嘯傲舊時遊侶，能賦兄猶辛棄疾，談兵弟媿陳同甫。恥和戎，豈似紹

興年應心許！

西江月 昨夢

幾日不聞戰訊，此心長覺懸懸。聽風聽雨總難眠。何況秋聲一片。
遊東海，依稀又到幽燕。填然鼓作勇而前。掃敵乃如掣電。

昨夜夢

客有二首

客有歎於南宋，排金無敢言兵。吳山立馬氣從橫，所以不亡者命！

何似艱

危今日，頑倭犯我無名。亦惟抗戰自更生。孰主議和曰倭。

客有感於明季，弘光畢竟庸夫。望風先自出南都，進退大家失據。

何似艱

危今日，吾民微禹其魚。孰及誰欲作前驅？衆口咸呼曰去！

柘枝引 詠大場二首宋無名氏「將軍奉命」之作嘗倚此調聲極壯厲

荷戈共向大場行。前列盡雄兵。日送斜陽下，旌旗影裏聽笳聲。

風雲捲送大場來。一路戰旗開。鐵甲珊珊動，倭兒遇者骨揚灰！

減字木蘭花

雜述今從軍樂遂成七章不復詮次

江河之勢，誰了當前天下事！攬轡澄清，卻向沙場萬里行。

堂堂七尺，悄立

營門人未識。慷慨從戎，劍氣飛騰貫白虹。

枕戈待旦，起舞初聞鷄引吭。吹角連營，羽檄猶傳夜點兵。

撼山可圯，欲撼

吾軍終不易。鎮壓邊圻，席捲倭酋得意歸！

健兒身手，僕僕風塵牛馬走。肩起長槍，纔覺軍中意味長。

夜來涼月，狹路

遭逢兵力接，去去人人盡掃倭奴不顧身！

歸來飯熟，鼓腹都從壕裏出。修斧磨刀，準備明朝又一遭。

可憐殘敵，隔海

求援星火急。一鼓成擒，不待元戎苦費心。

風霆號令，那許中原夷狄盛！（用李綱語）環堵安居，一德同心寇必除。

先還

趙壁整頓乾坤憑自力。蕞爾扶桑，江戶終教作戰場。

連檣排櫓，對馬常磐何足數！絕頂神龍，讓我空軍第一功。

灰飛煙滅，一炬

出雲二十節。招汝亡魂，送到狼山倭子墳。

王師北上，祭告丁寧兒無忘。老去猶雄，畢竟男兒陸放翁。

呼號奔走，開口

不如兵在手。枉讀詩書，累贅人間祇腐儒。

女兒仔讀今從軍樂，以未及女子請補綴復成二章

吾懷貞德，取義成仁無愧色。歷盡艱難，豈獨投軍女木蘭。

高名石碣，半壁

西南賊卻步。大勇秦休，報了宗仇復國仇！

臨陣而作，有女英英都不弱。今日軍營，巾幗鬚眉並銳兵。

他年青史，壯烈

精忠何止此。多少秋聲，「夜夜龍泉壁上鳴。」（鑑湖女俠句）

任二北云：「讀此九首，如與蕞野晤談。」又云：「此可作中學國文教材。」

沒江赴海爲國望不勝庾信之悲

都忘小我到。遽爲家無不可。艇子搖來始覺江南大。可哀。

蕪湖在望火燄

熊熊光萬丈。切齒深深益固同仇敵愾心。

烏夜啼 上海既陷工人楊劍萍死之

墜樓死者何人？一貧民。祇爲羞看驕虜過江濱。

雙淚竭皆已裂。且輕身願

以自家鮮血洗創痕！

滿庭芳 九江喜聞收復蕪湖之訊

赭麓塵昏。陶塘柳暗。舊時風物依然。卻憐殘月。邊影照難圓。同望浮雲老樹。渾
手。零雨沈煙。憑誰問。一江流水。流轉是何年？
初聞襟淚滿。猶疑夢寐。在
覺狂顛。但詩書漫卷。笑語窗前。落拓江湖未久。道今日還我山川。青春伴。收京
可待。悲喜不成言。

探春慢 踏雨過王陸一逆旅，陸一握手歎曰：金陵之別，豈意遂相見於此乎？余感其言，託詠垂柳次姜白石去汴陽時自度曲調，依依之情，殆過無不及焉。

閒卻靈和，繫情碧浪，離枝都成飛絮。冷燕泥歸，荒江萍碎，零亂東風不語。過了清明節，已三月，煙花誰主？故人今夕重逢，小樓深夜春雨，迢遞天南夢斷，吹酒旗十里，輝映金縷。翠幕輕遮，龍池在望，幾處幾家兒女。空縮同心結，算只有游蜂無數。白李天桃，相憐拋擲何處。

林庚白云：「冷雋。」

琵琶仙 答巽觀

何事殘鷗，不能忘鴛片江南風月。春到多少花開，花前舊人別。愁損了樓陰柳葉，更誰惜幾枝啼血。望帝魂歸，巫雲夢冷，鶯無消息。又還聽吹角空城去。

迢。遞。東。風。漸。無。力。收。拾。一。窗。春。雨。付。傷。心。詞。筆。偷。減。聲。裏。移。宮。換。羽。第。四。弦。激。
盪。悽。切。指。顧。咫。尺。山。河。竟。成。吳。越。

林庚白云：「姜張何以加」

定風波 喜日本學人鹿地亘來歸

早。歲。流。亡。變。性。一。揮。淚。卽。掉。頭。行。暗。裏。桴。浮。歸。上。國。唯。聽。雄。獅。一。吼。萬。山。驚。
島。寇。橫。刀。終。不。悟。何。處。黃。昏。漸。近。夕。陽。生。試。問。何。如。共。白。日。咫。尺。掃。雲。撥。
霧。自。然。明。

臨江仙 漢口待張佛千至

邂逅于湖。幾日眼中風景頓非。扁舟戰我到無爲。死生何足計。老幼此心危。
東去西來良自苦。有時淚滿征衣。壯人敢問兵機收。京如可待。先送一家歸。

林庚白云：「情生文耶！文生情耶！此閱殆陸卷之作！」

遙指武昌城外雪。過江有箇人來。殺雞煮酒早安排。聽譚東戰綫。笑口爲君開。
虎擲龍拏親眼見。豪情足傲吾儕。雄兵早晚渡長淮。定能行宿諾。奮臂與相偕。

林庚白云：「詞能如此做，可使僥倖局促於清真夢窗者流，瞠目相視矣！」

鷓鴣天 題良師救國篇二首

老定當年語可疑。但開風氣欲何爲。要能自覺兼他覺。豈獨前知詔後知。
人所患。好爲之。果然報國我奚辭。堅持誓不成何用。好箇人師卽業師。
樂敬創專四業成。問心無愧好先生。毛奇曾有歸功語。洙泗重看立教程。
謀建國。計先行。吾儕從此結新盟。毋忘雙六逢今日。弦誦聲中殺伐聲。

陳禮江云：「此真教育文藝。已括盡鄙文大義。」林庚白云：「警句。」

聞雨東席上作

却扇燈前對翠蛾。傾盃直欲捲黃河。十年兵馬心逾壯，萬里風埃鬢未皤。
回命鳥，定情歌。戎衣綠袖兩婆娑。今宵了得平生願，明日疆場再挽戈。

林庚白云：「一氣呵成，詞亦欲捲黃河矣！」

南鄉子 別武漢遂至重慶

腳下大江橫。已是行時未忍行。只見龜蛇青兩點，亭亭。仰望行人若有情。
何苦西征！江自東流不住聲。爲道明年相見再，騰騰。漸逐雲根冉冉生。
甚處是西川？已上朝天渡口船。父老相逢猶識我，盧前。不入山城記七年。
江海尚烽煙。共爲邦家費萬全。燦爛莊嚴行在所，欣然。願傍嘉陵受一廛。

林庚白云：「故是佳構！」

虞美人 廢正月杪始登東川大道

柳絲牽引紙眉客，眼底皆春色。資州西指陌阡橫，疑是江南三月踏青行。油油薺麥連雲起，綠盡添兵氣。將憑戰一勸加餐，休提畫圖山水空閒看。

杜庚白云：「信手拈來，都成妙語。」

鷓鴣天 成都北校場訪達雲自武漢別後七月矣

旄鉞回頭揖長兄。十年重到錦官城。綸巾羽扇多奇策，風虎雲龍盡好兵。春水綠，白鷗生。江湖忠愛最關情。腐儒身世詩篇在，指日還期復兩京。

林庚白云：「恰到好處。」

賀新郎 張適兮世希談昔年上海之役

誰識降魔手。驀相逢、匆匆行色，渡沱而後。百戰光榮歸抵掌，笑我馬牛空走。說海上當年馳驟。向塵行提一旅，抗烽塵與敵周旋久，停不住懸河口。仲冒今夕燈前又喜將軍依然年少，掛符於肘。熟讀六韜裨世用，驕虜終成芻狗。

更無忘巴山詞友。待到收功償夙諾。問橫戈躍馬人來否？玄武外，一尊酒。

林庚白云：「盡洗詞匠習氣矣！」

鷓鴣天 內江留東適兮

大勇關黃（謂兩東遼雋）我故人。桓侯今始認鄉親。三山古道空辭賦，丈入長矛
供戰神。鍾阜月，苦思君。知君愁對內江春。年來行在麻鞋破，祇恨儒冠累
此身。

林庚白云：「情至之語。」

中興鼓吹終

三

中興鼓吹終



關於作者

與冀野翁交十餘年，憶攜風抱雨，延青閣畔，采蘋橋邊，而今久淪於腥羶，空餘
涕淚之潑灑！以第一才人，無雙國士，喜聚首於東川，而余胡爲猶飄泊與顛連？
其鬚鬢之須，一叢疑秋煙，其體如東陵瓜，而面如銅錢，其髮蓬蓬如秋風掃杜
陵茅屋之巔，而其心如火之熊熊燃，其肝胆，其骨格，皆鏗然如金石之堅，而豪
飲又絕似李青蓮，登樓慷慨亦似王仲宣。奉母至孝而對妻至賢，教子有方而
交友無偏，其殆天性之使然。授參且駐會，四海之內莫不知有盧前。方其再度
遊成都，余以其別署飲虹，將飲之於總府街之飲虹軒，而孰知其東家食而西

家眠，鳳吐淩而龍流涎。於是乎飄飄然歸焉。其人其詞皆將萬世傳！冀野老弟乎！與君一約：待江南規復，王師凱旋，小磨磨重光甲第，琴意樓花好月圓！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君左記於成都

陳衍石遺室詩話

余嘗與盧冀野前談古今名勝，有未久而大變遷，有歷久而不改者。冀野遂舉所作展香山墓因憶浣花草堂之游一詩云：「昔年曾過草堂寺，舍北舍南春水生。今日獨來居士墓，當門天闕尚崢嶸。」余謂名勝之歷久不變遷者，有二原因：從來水有改流有枯涸，山不改移者也。伊闕是也。人人共知之名勝，成都之草堂，采石之太白樓，黃州之東坡，皆是也。地以人傳者也。冀野此首詩格頗創，特表之。（續編卷五）

盧冀野詩，自喜學巢經綯，錄三首公諸同好者。夜過故宅云：「武星耿耿仙鼓歇，素燭敲門過故里。麥麵一盂山筍肉，笑煞吾家三妹子。年來健飯况痛飲，往往酣熟驚呼起。枉夢平生望鶴岡，隆寺鐘聲靜。」

在耳垂髫兄弟羅庭前，抓聚索糖各自喜。勞勞南北可憐人，回頭多少淒涼事。小飲已醉早停盃，揮毫淚上挑花紙。「鳳陽得珥妹書云：「在家日久望速出，既出家門念轉空。客邸家書紙幾張，萬遍爭回看不足。一言兩言細端詳，一字兩字誦反復。昨日小妹書中說，慧嫂近來病雙目。年生慈乳麗生髮，枕邊不覺泪簌簌。遂知父母待兒恩，山海難於況骨肉。此時老母坐床頭，慰媳抱孫定忙碌。難尋好夢渡長江，扶頭猶對鐙光綠。」歸家云：「兒病不索乳，母睡不解衣，雙眉鎖淚雨。朝朝望我歸，我昔在紫雲我母亦如之。望我我已歸，父歸將何時！」（續編卷上）

陳詩尊瓠室詩話

江寧盧冀野前，善詞曲，能詩文，年三十許，爲真如鎮暨南大學教授，有乙亥京口春游絕句，偕友人赴京口云：「幾日春寒染綠蕉，雨餘相約下南徐。棟花風裏城西路，側帽年時著酒徒。」招隱寺云：「蕭寺鐘聲漸不聞，沈沈萬綠綴山雲。尋春合向南郊住，曾有聽鶻戴隱君。」竹林寺云：「散策重來又一年，花前柱頰思茫然。竹林零落游人少，讓我山堂自在眠。一風致關關，得宋人意境。又京口六言次干荆公韻云：「倦矣天涯羈旅，幾回夢到嚙西。門外千絲楊柳，歸來燕子悽迷。」（吾家本丹徒，祠墓在千

顧抑村，余數過其口，迄未能往。」亦佳（青鶴雜誌四卷四期）

吳宓空軒詩話

江寧盧前君，字冀野，少有江南才子之稱，聲華藉甚。近年歷任皖蜀汴滬各大學教授，折節讀書，其學乃益篤實純正，而風流俊爽，健談豪興，不異昔日。行將以其剛健愉快之精神，使吾儕中正宏通之主張，得見知於莘莘學子及芸芸羣衆，君實有其力與責焉。冀野於文學創造，亦圖以新材料入舊格律，其在河南大學時所編撰之「會友雜誌」，選材即本此旨，中多可誦之作。冀野平生致力於曲，製作甚工，其次則詞，所造亦深。詩乃其之餘，今錄「壬申以來五絕句」，不足表見君之特詣也。此詩第一首第二句，殆即鄧君「後駕湖曲」之意與事歟。五絕句云：（一）「一夜」我師一夜渡瀏河，却憶東窗細雨。楊柳無情還自綠，任他旗影逆流波。」（二）「過虎牢」，「遯跡西來感二毛，北朝車轍接南朝。思量三十年前事，涕淚滂沱過虎牢。」（三）「白馬寺」，「默經此日儼能神，突曲勞勞尙徙薪。雞犬依然飛不起，乞靈白馬又何人！」（四）「榆關」，「揮戈慷慨出榆關，不掃倭奴誓不還。塞上旌旗都變色，更無白日照江山。」（五）「熱河」，「密雲城下飄紅葉，河水於今咽不流。拾得相思詩句在，

可憐誰復夢神州？」（吳宓詩集附錄）

夏敬觀忍古樓詞話

江寧盧冀野前爲雲谷太史壘之曾孫。少年豪俊，善飲酒，工製南北曲，且能自譜，有飲虹五種曲行世。余爲題飲虹簃填詞圖云：「淪蜜憎醒村醉回，玉川健倒在莓苔。蒲江詞句疏齋曲，兼併君家淺輩才。」凌躍超驪有不禁，屋中詵嘿孰知音。譜成換取錢沽酒，飲釜如虹酒吐金。」詩雖不工，蓋能寫冀野不凡之氣概矣。冀野既以曲名，其所作詞，遂不自珍惜。予願謂其詞亦不凡近。寒食前二日侍瞿安師太平門外訪桃花「小桃紅」云：「萼道青衫薄，莫負春花約。江南三月，綠揚城郭，況青山灼灼遍桃華，且盡花前酌。空裏鶯聲落，枝上紅絨托。門草光陰，禁烟時節，金粉樓閣。羨十里鬪紅妝，唱徹迎春樂。」調揚定字，儉聲木蘭花「云：月圓花好相思老，一夜風涼蕉萃了。謾訴歸舟，縈得阿儂樓上愁。嬋娟不怨秋娘妒，夢冷鴛鴦人散處。萬疊雲山，影雁蕭蕭還未還。」中秋前夕飲篤丈家「浣溪沙」云：「洵海飄零一少年，半鞭歸後故人憐。黃花消瘦夕陽前。客裏襟懷如病酒，夢中風雨未寒天。不辭殘醉落吟鞭。」夜坐小齋感賦「臺城路」云：「平生心事從頭說，青山淚痕多少。走馬求名，挑燈訴怨，如

比穿八草草孤雲自好，只雨袖風。一詩料。奄忽春光，依稀嫩意，怕人曉。滄桑指閱遍，認兒時巷陌，遊屐猶到。雨滿江鏡，雲迷野路。歸向長安，笑黃鸝正惜，有千百橋西，一壑。早來白秦郎，可憐春夢老。一詩筆懼爲詞傷，詞筆懼爲曲傷，作者往往不能兼美，冀野尙不病此（詞學季刊）

葉恭綽廣篋中詞

冀野曲學專家，馳名海內外，詞不多作，恰是出色當行（卷四）

邵瑞彭梧丘雜札

余乘病遊梁，日由藥石丹竈爲緣。同舍金陵盧君冀野，爲老友吳霜江入室弟子。工詞善飲，尤擅南曲。天津倡東方羅蘭者，歌冀野所作「琵琶賺」仇寇娘」諸雜劇。昨午旅蜀好事者傳之，乃丐畫師圖其事。一時傳爲話。冀野醉臥撼石，引吭而歌。余笑拂面，因周語崑詞句爲聯贈之云：「想開元舊譜，柯亭遺韻，盡傳胸臆。」（道宣陰騭跡，歌酒情懷，不似當年。」）余兩人身世，猶孝標之於敬通焉。冀

野今年才二十七歲（華書報）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江寧盧前翼字子梅弟子也。嘗言飲虹五種曲曰：「琵琶賺」、「茱萸官」、「無爲州」、「仇冤娘」、「燕子僧」。梅爲序之曰：「近世工詩者，或不工曲，至北詞則絕響久矣。五折皆俊語，不拾南人餘唾，高者與元賢抗行。」民國二十年一月，日人犯我上海，以焚商務印書館而梅之「奢摩他室曲叢」爲焉。其槧中錄學者所憫。而前則承其緒業，專治令，蓋羅孤本，彙刊二十七種曰：「飲虹錄所刻曲」云。（上編古文學編）

江絮生吟邊札記

金陵盧前翼野上于製曲，尤長北曲。藝聞其於朱仙鎮謁鄂王祠，有「雙調折桂令」一支，頗負時譽。近代詞宗吳瞿安先生稱其爲曲中之稼軒，任二北謂每讀此曲，輒令人語王、鄭衙叔則其有天風沙濤之音，惜未一誦其文也。今夏旅居漠上，適與冀野同往，因獲覽全調，沈吟奇吳語當矣。而附後一北雙調折桂令云：「問神州今日何時對一樹槐花，吾欲無辭斜日荒荒，萬萬六朝，且讀遠詩，算

只有英雄不死，是誰教少保班師，任十萬胡兒，百萬胡兒，談笑於斯，歌舞於斯！」（青年嚮導八期）

張振鐔中國文學史分論

吳門弟子之記世者，則任訥，虛前，內字中敏，江都人。前字冀野，別署飲虹，江寧人。訥嗜北宋詞及北
 監，故號二北。少從羅安先生遊，居奢摩他室，盡發所藏書，考訂校勘，因輯「散曲叢刊」，又撰「散曲
 概論」一卷，一曲譜」四卷，持論頗多獨到之處。訥不多作曲，而所作頗有可稱者，如「解三醒」二
 支云：「正值我東華人倦，怎當他南國春妍。鄉心汨汨偏難，撩客絮。亂如煙。這夢魂呵，俏隨草腳連
 繁苑。半搭雲肩，落教圓。青衫捲，長損向京塵十丈，多謝年年。」一株裏水雲鬆，早趕到古渡頭邊。輕
 帆兒牽亂了風絲，最對個到家天。那郊迎柳葉都成串，我笑脫征衫，正是棉。萱堂健，趁蘭膏絮別，廚
 筍留鮮。」又有「寄生牌」一支，弔沙塞死難烈士云：「靈耿耿千年恨，血滴滴一片沙。誓盟呵，從今
 切齒心頭掛，貫如阿。誓死後寧寬假。王義呵，饒他帝國何須怕，說甚麼推翻打倒總非難，只我這空
 拳赤手，何何下！」詞皆悲壯，前所作如「朝天子」遊春云：「相思，折枝，說甚麼垂垂子，爐邊不
 見，見兒。這下，問多少風流事，映水螺鬟，富門酒肆，早寫下紅顏薄命詞。此時，發癡，又前度劉郎至。」

一封書寄內云：「南樓外探春。萬花開可斷魂。南樓上憶人，獨憑闌可解神。你流鶯扶夢，衣猶冷，我瘦蝶尋芳，翅不勤。有啼痕，雜酒痕。近日來，溼透青衫，只爲君。」訥與前親炙於瞿安先生者深，故所作曲頗得元明人氣息。（第三編敘曲五當代曲家）

右附錄。詩話筆記，搜采不廣，掛漏良多。如蒙錄示其他書篇論及冀野師作品者，請寄四川江津白沙鎮大學先修班交轉收，則不勝銘感矣。二十八年一月，鄱陽朱轅記。

版權所有

民族詩壇
中興鼓吹（增訂本）

著者 盧前

編輯者 民族詩壇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二路二八〇號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定價 三角六分